

难 易 居 札 记



宋志坚 著

上 卷

难 易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宋志坚先生原书
此字富丁身浑老
以

难 易 居 札 记



宋志坚 著

上 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难易居札记 (上、下卷) / 宋志坚著. —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211-05852-5

I. 难... II. 宋...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9471 号

难易居札记 (上、下卷)

NANYI JU ZHAJI

作 者: 宋志坚

责任编辑: 陈艺静

出版发行: 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电 话: 0591-8753316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
电子邮箱: 211@fjpph.com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

邮政编码: 350001

印 刷: 福州源峰彩印有限公司

地 址: 福州市晋安区官前路 7 号

邮政编码: 350014

开 本: 889 毫米×1194 毫米

1/32

印 张: 21.75

插 页: 4

字 数: 516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500

书 号: ISBN 978-7-211-05852-5

定 价: 45.00 元 (上、下卷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难 易

——代序

女儿名叫含露。假如(!)再生一个儿子，我将为他取名“难易”。

书法家陈奋武给我写过一幅条幅，写了四个字：“晓风含露”。晓风含露，略带凉意，当在夏末秋初。女儿出生时我已经三十八岁了，这四个字正好与我当时的心境相符，于是就截取后面二字，为女儿取名含露，小名含含。若干年后，不少人夸奖这个名字取得好，很辩证。含与露相反相成，含为含而不露，露为锋芒毕露。该含则含，该露则露，此乃人生的一门大学问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实属不易。对于女儿名字的这种破译，确实很有见地，但我不敢掠美。说实话，我为女儿取名时，并未想到这一层。

春节前去拜访另一位书法家朱以撒。起身告辞时，我说：“给我写两个字行不行？就写两个字：难易。”朱以撒也说“很辩证”的，没有立即想到这一个“易”字，也可以是“易改”的“易”或“交易”的“易”。一向不能含而不露的我还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。“还有一层意思，”我说，“本性难移。”我还告诉他，前几年就叫同乡前辈吴进先生写过“难移”二字的条幅，挂

过一段时间，终于感到太露，没有再挂了。将“难移”改作“难易”，兴许会含蓄一些。以撒很有诚意，不久就把他为我写的条幅送到我的办公室。我展开一看，在“难易”两个大字之后，还有一句话，说是“志坚先生嘱书此二字当有深意”。

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劝告，或曰：“你这个人就是太正直，现在吃不开。”正直本来是一种美德，谁都不敢菲薄正直，但正直之前多了一个“太”字，就惹人讨厌；或曰：“你这个人就是太认真，现在行不通。”认真本来也是一种美德，世界上怕就怕“认真”二字，但在“认真”前面多了一个“太”字，也让人厌烦。每逢这种好意的劝告，我都只好苦笑。“几十年都是这样下来的，明知是自己吃亏，但也改不了啦。”我这样说。其实，离“正直”、“认真”二字，我还是有距离的，只是如今不敢正直、不愿认真的人太多，才显出了我的“太”，才使这种被说成是“太正直”、“太认真”的人招人讨厌、让人厌烦。想想鲁迅，说话一定要说到某些“正人君子”“麒麟皮下露出马脚”，仍感到自己“还欠刻薄”。我却只是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并且更多的只是点到为止，连麒麟皮都没有撩起来。

魏晋时的嵇康，大概也是“太认真”、“太正直”的一个，以后还被杀了头。嵇康写过一篇《家诫》，大致是要儿子学得世故、学得圆滑的。有人说这是嵇康的人格矛盾，我却感到这叫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吃了一辈子的苦头，就让儿子不要像自己那样再去背那沉重的十字架。或许也是一种时尚，这样教孩子的如今很多，正直认真的人这样教孩子，世故圆滑的人不必教也是现成的榜样。你只要稍稍留意，现在有些年轻人，其实比上了年纪的人更为世故、更为圆滑。这样下去，“正直”与“认真”似乎还要掉价，最后连偶尔“正直”、“认真”一下的人，也会被说成是“太认真”、“太正直”的。于是乎，一直都以世故圆滑的人们为

生存土壤的奸佞之徒，就会更加为所欲为。

因而我说：假如（！）再生一个儿子，我将为他取名“难易”。

农历二月初二是我五十岁的生日。几天前就将这条幅拿去裱褙并配制镜框，想在生日那一天挂在自己的书房兼卧室之中。我只是想每天看看这一条幅，藉以警策自勉。横竖不图升官发财，总不至于再像嵇康那样掉脑袋吧。要是偶尔有奸佞之徒登门，也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态度。俗话说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那些喜欢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东西，不也是本性“难易”么？

写于1997年3月9日（农历丁丑年二月初一）

目 录

- 署名的喜剧 /1
- 龙坛登文术 /4
- 特事特办的隐忧 /7
- 不可不做与不可真做 /10
- “铁的新闻规律”有多“铁” /13
- 实事与难事 /16
- “高危地带”与“高产地带” /19
- “与时俱进”的骗子与骗术 /22
- “人大代表”的荣誉与责任 /25
- 公仆与私仆 /28
- “丑化”说不可再有新品种 /31
- “谁是我们”的困惑 /34
- 秀色可餐及其他 /37
- “仕林外史” /40
- 惊闻“纪委书记酒后搂错人” /43
- “权力资源”是什么 /45
- 语言的模式 /48

2 / 难民居札记（上卷）

- 有为而威 /51
- “太远”说置疑 /54
- 盗民的“公仆”与被盗的民众 /57
- 李金华的“辩证法” /60
- 何谓“权力自重” /63
- “公开与封锁”之类 /66
- 竞技失误何罪之有 /69
- 公祭孔子的新闻解读 /72
- 别陶醉于“微服私访” /75
- 衡阳大火死难烈士周年祭 /78
- 活灵活现的新蜚蜮 /81
- 有感于“特殊的廉政洗礼” /84
- “大少爷”扶贫终究不行 /87
- 无处不显的“级别待遇” /90
- 假如我是安南 /93
- 莫让学术失去公信力 /96
- 痛言“腐败无禁区” /99
- “富人消费多了，穷人就少”？ /102
- 吃胖了再减肥也是穷折腾 /105
- 不可“辐射”污染 /108
- 和谐不能靠幸运 /111
- 新版的“朴素感情”也不朴素 /114
- 云驾岭煤矿的“不等式” /117
- 不该缺席时的缺席 /120
- “身份歧视”别议 /123
- 科研评价的文化思考 /126

最佳“治污”模式 /129	
“窗口”新注 /132	
极言之时也慎言 /135	
关键不在“慎言” /138	
从“国学大师”说到“国学” /141	
科学遭遇国界 /144	
从“带刑入学”说到“开除” /147	
隔壁那栋“×长楼” /149	
缩小贫富差别难在何处 /152	
“低调处理”的玄机 /155	
如今学者也“赶集” /158	
经济学本无穷富之分 /161	
当真能够“与狼共舞”? /164	
“全力抢救”是个什么概念 /167	
令不在多有行才灵 /170	
规范与尊严 /173	
令人忧喜参半的“义乌镖局” /176	
“收支两条线”间有通道 /179	
谨防“信誉透支” /182	
最好不要风暴 /185	
比不正常更为可恶的“正常” /187	
慎言“有人反对改革” /189	
是公牛还是鲶鱼 /192	
学术争论与高层表态 /194	
难为情也成了美德 /197	
哪里来的“七省巡按” /200	

- 标语的时代和时代的标语 /203
- 领导讲话不是鸡毛 /206
- “以企业为坐标”的疑惑 /209
- 文学家的哲学玩笑 /211
- 什么不是生产力 /214
- 哲学家的文化预言 /217
- 优惠的背后是什么 /220
- 租房办公与实事求是 /223
- 惊闻“政府工作报告”评奖 /226
- 官帽子连着什么 /229
- “鬻狗心态” /232
- 艺术家要“自降身价” /235
- 让城里人不再鄙视“阿乡” /238
- “痛感神经”论 /241
- 天价之中的特权成本 /244
- 交警“沦为弱势群体”的参照系 /247
- 卫书记“自亮家底”的效果有多大 /250
- “红官袍”也有送的 /253
- 从“提名权”到“提拔权” /256
- “吃肉骂娘”的旧话重提 /259
- 和谐不是策划的 /262
- 论“权限” /265
- “文化口红”辩说 /267
- 大学“衙门化”测试 /270
- “博士杀人”的舆论反思 /273
- 韩寒何曾 PK 苏轼 /276

- “防火墙”之疑 /279
- 从“窝里斗”说到“窝案”又说到媒介的视角与立场 /281
- 立竿见影的“竿”与“影” /284
- “少数”其实相当不少 /287
- “部长荐书”的联想与困惑 /290
- 从“藏富”到“炫富” /293
- 纠缠不清的“说话”与“做事” /296
- “曲线说话” /301
- 袁隆平与财富 /303
- “替富人说话”的精英辩解 /305
- 污染岂能“内外有别” /307
- 富豪与名誉 /310
- “感恩”的话题 /312
- 不能只骂贪官 /315
- 鲁迅愿当“国学大师”吗 /318
- 东施效“评” /321
- “警察开枪”的最新理由 /324
- “背脊凉飕飕”的感觉好不好 /327
- 换一种思路去考核 /330
- 程序为何苍白 /333
- 该不该算负政绩 /336
-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/339
- 什么样的事情不算个事 /342

署名的喜剧

乙写的文章，发表时署了甲的名字，成了甲的成果，这在一般的情况下，总是令人不快的，说不定还会打官司，因为这是对于别人的智力劳动成果的剥夺，甲得到了什么，就意味着乙失去了什么。

在特殊的情况下，这种得到的和失去的关系，却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变化。

有一天，某甲的秘书对某乙说，某某日报要某甲书记一篇文章，某甲书记看了你们这个调查报告，感到不错，让你们再改一改给他。不久后，这篇调查报告堂而皇之地以某甲书记的名义在某某日报上发表了。很不情愿地出让了这个署名权的某乙见了后，显然还有些愤愤不平。有人对他说，算了，人家肯在你的文章上署名，这是看得起你，你应当高兴才是。但他还是想不通：自己的成果成了别人的成果，还“应当高兴才是”，这叫什么逻辑？

有一年，某单位提拔了一批干部，却也未能皆大欢喜，总有未被提拔的人会感到不爽。一位领导在干部大会上说：“谁不服气可以来找我，说你这些年为领导起草了多少材料，都给你算政

绩。”这位领导所谓的“材料”，无非是领导的报告、领导的讲话，或领导的署名文章。他所谓的“政绩”，也就是提拔干部的依据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写的东西能以领导的名义去公之于众，你就有希望得到提拔。

愤愤不平的，可以释然了吧。你想想，失去的仅仅是署名权，得到的却是提拔的希望，岂不“应该高兴才是”？而且，也不要太看重了你的“成果”，假如不是以某某领导的名义，你这“成果”能在大报上发表还是能在大会上宣读？所以，“人家肯在你的文章上署名，这是看得起你”，可谓千真万确，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逻辑。

在特殊环境中生存的人，大多都懂得这种特殊逻辑，也都习以为常。在别人的“成果”上署名的习以为常，不但要这名，而且也要这利，连寄来的稿费也照单全收，不吐一个子儿。让别人在自己的“成果”上署名的也习以为常，为此发牢骚的实在是不识时务，争着要为领导捉刀代笔的多着呢！连领导为别人的著作写序，也只要在别人写的稿子上署个名即功德圆满。难怪现在不少领导“亲自说话”或“亲自写作”的功能日益退化，唯独这署名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。

看准了这个行情的人，也有过分精明的。见识过这样一位，写了一篇文章，署了领导的名，找了门子去发表。在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之后，却又想把他失去的拿回来。几年后评职称，居然在成果栏中写上一笔，说某某领导发表在某某刊物上的文章是他写的。他算准了某某领导看不到这份成果清单，不怕他已经得到的东西被某某领导回收。

还有一位更逗，竟从一家刊物上抄袭了一篇文章，署上领导的名字拿去发表。他或许以为反正领导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，谁写都一样，何必再去绞尽脑汁？文章发表了，还没有来得及拿着

这本刊物去向他的领导邀赏，他的领导已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这家刊物追究“抄袭”或“剽窃”责任的公函，陷于十二万分的尴尬。这位自作聪明的下级怕是要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了。

真是活该呀活该！

（写于 2004 年 1 月 3 日，原载
同年 3 月 1 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龙坛登文术

这个题目是一位朋友出了叫我做的，算是命题作文。

会去做这个题目，当然是感到这个题目不错，真正静下心来再去斟酌，却是犯了难。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位叫章克标的人写过《文坛登龙术》一书，写的是某些文人的种种投机取巧的手段，“龙坛登文术”这个题目则是将此书名中的“文坛”与“登龙”两个词汇拆开了重新组合。但这一分化组合，毛病就出来了。文坛就是文场，那么，“龙坛”算是什么？登龙亦称“乘龙”，那么，“登文”又该作何解释呢？

然而，朋友一说这题目，我还是感觉到他想说什么了。早些年在泰安听人说，别处学“邓选”，泰安人学“胡选”，这“胡选”便是泰安那一位土皇帝的文集。此后不久，“土皇帝”栽了，“胡选”随之一钱不值，这风气却是盛了起来。官场上的春风得意之人似乎对这个“文”字情有独钟，动不动出“文集”出“文选”几乎成了一种时尚。我那位朋友出题“龙坛登文术”，或许就有感于此。倘若这猜测与他的本意没有多大出入，那么，这“登文”二字不说自明，这“龙坛”显然也就是某些大大小小的“龙”们盘踞的官场了。

龙坛登文，确实有术。不假思索，也便能列出数术。一曰结集有术，秘书班子写的各类讲话报告可以结集，捉刀代笔的博士论文、硕士论文可以结集，即使是“文选”或“文集”的前言、后记，也会有人写了让他“签字画押”，大可不必忙里偷闲，呕心沥血。二曰出版有术，出版社不在辖下的弄到一笔款子便可登堂入室，辖下有出版社的更为方便，只要秘书出面，不怕人家不特事特办，稿酬从优了还得感谢他的“支持与厚爱”。三曰发行有术，条条发行，块块发行，条条与块块纵横交叉着发行都行。像胡建学那样的，在泰安还都要人家像学“邓选”一样地去学“胡选”了。没有“胡选”怎么使得？四曰评奖有术，不必像有的文人那样为了评奖而四处出击打电话设饭局拉关系，只要透露一点意思，自会有人去操作的，弄一个“荣誉奖”什么的易如反掌。

以上四术，也可统称之为权术，这是“龙坛登文术”的核心与精髓。有此一术，自然名利双收。当然他们不会这样说，名利双收这四个字是用来说别人的，在他们自己，叫做“既有经济效益，也有社会效益”。

“龙坛”中的某些人，本来是从骨子里看不起“文”的，为何偏偏又要垂青于“文”？这个中原委，与他们虽然未必看得起博士教授，却又热衷于弄一个博士或教授的头衔庶几相近。这个“文”字，在文人或许算不得什么，对于“龙坛”中人，却显得特别金贵。被称为“真龙天子”的皇上，尚且还要登“文”以示“内圣外王”，而使自己的皇位坐得更加稳固，何况并非“真龙天子”的小龙土龙假龙？商人有文而为“儒商”，军人有文而为“儒将”，官人有文自然也就成了“儒官”。一旦成了“儒官”，就像小家碧玉出落为大家闺秀，仕途也就大大地开阔了起来。所以，这“登文”之举，说到底还是为了“登龙”。

鲁迅先生在《登龙术拾遗》中有一句话说：“由登龙而乘龙，又由乘龙而更登龙，十分美满。”诚然，先生说的还是“文坛登龙术”，这是靠吹捧“家里有些钱”而自己又能写几句“哎呀呀，我的悲哀呀”的女士而当上乘龙快婿的那一术。将它稍做更动，改成“由登龙而登文，由登文而更登龙”，用之于“龙坛登文术”，似也十分确切。有了这种“龙坛登文术”，盘踞在官场的那些“龙”们也真的该是“十分美满”的了。

（写于 2004 年 1 月 8 日，原载
同年 4 月 25 日《新民晚报》）